

## 校碑札记

古籍馆金石组 卢芳玉

碑刻为记事而立，在当时皆为大事，今天我们读碑则不可不抱着尊重的态度，即便时间所限，不能一一细读碑文，有时为解决一个问题，还是要反复审读，用心揣摩，尤其是风化剥蚀严重的古碑，恨不能在无字处读出字来。下面所记，为近年编目时所录，并未成文，浅陋之至，不胜惭愧！有些问题因为懒惰，并未能深究答案，一并写在这里，求教于方家。

### 碑刻所见万历续入藏经事

万历十八年《皇帝赐藏经圣旨碑》，中断，下部残缺，周刻云龙纹，额篆书题“御赐”二字。文不长，录于后：

皇帝敕諭龍崗寺主寺及僧眾人等：/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經典，用以化導善類，  
覺悟群迷，千（下闕）/為無助茲者，/聖口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工刊印，續入  
藏經四十一函（下闕）/六百三十七函，通行頒布本[寺]，爾等務須莊嚴持誦，尊  
（下闕）/諸色人等故行褻玩，致有遺[失]損壞，特賜護持以垂[永]（下闕）/大  
明萬曆十八年三月日

龙岗寺主寺法号松谷，俗名李如迁，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入怀之龙岗寺，住寺九年后离开，入都开堂讲宗乘，之后复返怀，至万历十六年（1588年）奉旨再次入都，在各大寺庙讲法一年，及再返怀时，《松谷公墓碑》载：“赐藏经于龙岗，慈圣御书大法宝藏四字赐之。上复颁给敕书一通勒寺中，永为遵守。”松谷公戊戌仲秋（按：当为万历二十六年，即公元1598年）十有二日圆寂，卒年六十一，葬于龙岗寺之西。

此两碑对看，则知在明神宗时有皇家刻藏经之事，明代《大藏经》分为官刻、私刻两种，有五个版本：《洪武南藏》、《永乐南藏》、《永乐北藏》、《武林藏》和《嘉兴藏》。并无万历刻大藏经的记载。检李富华、何梅所著《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》，万历初年有续刻藏经入永乐北藏之事，此碑所记当为此事。

主其事者即文中所称“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”者，为孝定太后李氏（？—1614），为明穆宗朱载堉之贵妃，明神宗朱翊钧之生母，淳县人。隆庆元年三月（1567年）封贵妃。神宗即位，上尊号曰“慈圣皇太后”。万历六年（1578年），神宗大婚，其年三月，加尊号曰“慈圣宣文皇太后”。万历十年（1582），加尊号曰“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”。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年），加尊号曰“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皇太后”。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年），加尊号曰“慈

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恭熹皇太后”。万历四十二年二月崩（1614年），上尊谥曰“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”，合葬昭陵，别祀崇先殿。此碑为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立，碑文所称“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”之尊号与史书正合。

神宗即位时年仅十岁，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处理朝政。李太后堪称有识人之明，万历初期，重用张居正，综核名实，几于富强。又从不纵容自己亲属胡作非为，家人有过失，命中使出数之，而抵其家人于法。万历中兴，当有李氏之功。

史载太后“好佛，京师内外多置梵刹，动费钜万，帝亦助施无算。居正在日，尝以为言，未能用也”。据神宗《御制新刊续入藏经序》，为了完成母后施印佛藏之愿，至迟在万历五年（1577）四月，已经开始了续刻藏经的准备工作。由当时的沙门道安奉旨总领此事。刊版前道安等人奉旨披检藏经，详定经录，总分五类：单本、重翻、贤圣集传、别生、阙本。而真正刊本时间则始自万历七年六月，讫于十一年六月，历时四年之久。刻板凡四十二函，其中四十一函有千字文编号（“钜”至“史”），起《华严悬谈会玄记》，止《第一希有大功德经》，计四百一十卷。末函无千字文编号，收已刊行之《大明三藏圣教目录》四卷和新刊《续入藏经目录》一卷。这样，正藏和续刻相加，《永乐北藏》至明万历十一年六月，共六百七十七函，收经一千六百五十一部六千七百七十一卷。

永乐北藏“自用了十七年三月开始校勘藏经，至英宗朱祁镇正统五年十一月经版刻竣，历时二十一年（1419—1440），全藏总共636函，6361卷，经版藏于内府。”永乐南藏刻竣时全藏635函，嘉靖二十九年之前又续刻三函，总计638函。

所有文献记载永乐北藏原刻数为636函，不知道碑文中的637函所指是否永乐北藏。因为碑石残缺，检所能见看到之《怀庆府志》，皆无此碑刻之著录，只好存疑。

### 卢夫人？元教授！

作《卢虔神道碑》释文时，见碑云“夫人河东薛氏，襄州司马口之女也，勤俭持家”，又云“今合祔，从周礼也”。可知卢虔妻为河东薛氏，出身望族。生前勤俭贤良，先于卢虔去世，因碑泐，未详薛氏何年卒，卢虔卒后夫妻合葬。

又林坤《诚斋杂记》记载：“卢虔后妻元氏，升堂讲老子《道德经》。虔弟元明，隔纱帷听之。”则碑文所载薛氏当为卢虔前妻，前妻去世后卢虔再娶于元氏。元氏才华出众，竟然能够“升堂”讲学。

所谓“升堂”，是古代书院一类的学校的一种教学方式，马令《南唐书·朱弼传》载：

朱弼每“升堂讲释，生徒环立，各执疑难，问辩蜂起，弼应声解说，莫不造理。虽题非己出，而事实联缀，宛若宿构。以故诸生诚服，皆循规范。”朱熹集我国古代教育家讲学方式之大成，据史料记载，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，采取三种教学组织形式，其中之一就是“升堂讲学”。如干道三年（1167年），朱熹在长沙岳麓书院升堂讲学，论《中庸》之义，听者甚多，有饮马池干涸之说。又如淳熙八年（1181），朱熹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，据《象山年谱》记载：先生讲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一章毕，即离席与朱熹言。可见，这种教学组织形式类似报告或讲座，是一位教师面对一定数量的学生，又不完全等同于讲座，因为学生与老师、学生与学生之间可以互相辩论讨论，没有一定的水平，是不敢也不能升堂讲学的。

可见唐代社会还是比较开明的，允许女子升堂讲学，和黑猫白猫道理相同，男教授女教授，谁能讲好谁是真教授！卢虔后妻作为一介女流，能够面对众多学生（肯定是男生）开讲《道德经》，那学问一定了得，不然何以能引得小叔都来偷听！但碍于男女有别，叔嫂之嫌，小叔还是要隔纱帷听讲的。此不失为学林一段佳话。可惜的是，这位了不起的女学者的名讳没有传下来，我们今天叫她卢夫人？还是元教授吧！

### 《大云寺碑》

大周大足元年五月十五日《大云寺碑》，贾膺福隶书，颇工，额篆书题“大云寺皇帝圣祚之碑”，“圣”是武则天所造字，知是武后时碑，但“大足”不熟，检万年历乃知为公元701年，久视二年紧接着长安二年，看起来很奇怪，细审方知，是年正月丁丑（初三日）改久视为大足，至十月壬寅（初三日）又改元为长安，则“大足”年号在大周历史上只有短短的九个月。则此碑足够珍稀。

《金石萃编》卷六十四按曰：“据《新唐书·后妃传·则天太后》，载初中拜薛怀义辅国大将军，封鄂国公，令与群浮图作《大云经》，言神皇受命事。又《长安志》，武太后初，光明寺沙门宣政进《大云经》，经中有女主之符，因改为‘大云经寺’，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云经寺，此在河内者，其一也。”

载初元年(690年)七月，东魏国寺僧法明、薛怀义等多名和尚作《大云经疏》，解释《大云经》内所言“女主之文”，称武则天乃弥勒转世，“作阎浮提主”，于是武后从佛旨、废睿宗，自称圣神皇帝，改国号周，改元天授。后人皆知此为武则天亲导亲演的政变戏剧。天授二年(691年)，武皇下诏令释教在道法之上，僧尼在道士女冠之前，命两京诸州各立大云寺一所，藏《大云经》，使僧升高座讲解，务使女主深得民心。

传说今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佛，是武则天用自己的两万贯脂粉钱建造的，丰腴雍

容，据说是按照她的相貌雕凿的。武则天将自己的帝王之相化作佛祖之相，领中国君主和佛教教主为一身，借用神权来维护皇权，同时也是借宗教的力量来削弱李唐势力的一种手段，因李氏尊崇李耳为祖先，推崇道教。她即位之始，便宣布释教升于道教之上，以削弱李氏皇权。武则天推崇佛教，使佛教具有了浓厚的政治化色彩。粗略翻检了一下《石刻题跋索引》，得以“大云寺”为名的碑刻凡18种，其中唐代8种，武周时期的仅3种。

碑首题“大云寺之碑文”，碑文略述寺庙历次修建之由及河内守卫疆土等事，和“皇帝圣祚”并无关系，但题“睿祖康皇帝孙文林郎太原武尽礼勒上”，大概因为是武氏子孙，故媚主而题。

此碑尾刻清光绪乙酉（1885）二月方履箴等人题记一则。

此本拓于1993年，拓工亦不甚精，距王昶所见碑晚几二百年，下部全泐，右下亦泐，全不可见，但细审还能补《萃编》几字，估计兰泉所见未必佳本。

### 人生七十可得一官

老杜的“酒债寻常行处有，人生七十古来稀”，一向以对仗巧妙又工稳而著称，当然，后人记住更多的是下联，古人因营养和医疗的差距，活到七十岁已经很了不起了，这句话直到金还是很有全面、很正确的。编目至各地14180，草片云“稽首千叶莲花藏并阴”，首题：“新授近义副尉天水秦公氏族图序”，细审碑文，乃金承安五年（1200年）闰二月十六日建碑，记天水秦顺者，年七十八岁，请得官诰，封“近义副尉”，于是刻石纪事。碑上半部分刻承安四年封官牒文，阴刻佛顶尊生陀罗尼经咒。碑文告诉我们，金时凡七十以上者均可封得一官，未言是否实有俸禄，大概与今天政府每月给百岁老人发放补贴同理。

### 版刻图书一样的墓志

各地14192和各地14193是大明郑敬王夫妇的墓志。此鸳鸯墓志，皆用仿宋体写刻，绝类版刻图书，行款格式却全合碑式。为编目中所仅见。国家图书馆为纪念百年馆庆，刻泰山巨石，馆长撰文，用的就是版刻图书的字，看惯了碑刻的金石组同仁，初看此碑，那真是别扭！原来也是有所本的啊！

此拓片当属明版今印吧！只是刻版时间和“刷印”时间相差较远而已。

### 中国的脊梁

各地14217是《重建河内县中学校舍记》，民国碑，上世纪八十年代拓本。很小：35×49cm，又裂为三块。创始于民国十六年的河内中学校，一开始就因“民智未开，反学校风气甚嚣尘

上”，致使在占地时惹起“紫陵大惨案”，创始人郭建中以身殉职。后者郭文祥、郭全隆又在七七事变时“展经布纶，起靖难兵，不幸于柏乡紫陵之役亦先后殉国，是为郭氏三贤”。而撰文者任建柁则因追随三公廿余年，不忍看乡梓教育废毁，于民国三十一年“爰集同人醴资”重建中学，教育子弟，其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！

前在黑龙江省尚志市参观赵一曼和赵尚志纪念馆，即感慨万千，今见此碑，则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之原因皆因有此等人在也，就是鲁迅先生所谓“脊梁”吧！

### 刻工韩师复

昨天几乎开了一整天的会，抽空校碑两种，遇唐《郭良及妻张氏合葬志》，志文云：“外甥韩师复奉姨命，恐陵谷迁变，刊刻贞石以记。”当时只是感觉韩师复这个名字眼熟，检《石刻考工录》，曾刻大中七年《圆觉大师塔志》。今天校碑，有唐大中三年（849）《张知实墓志》，又是韩师复刻，检馆藏目录，又得和韩师复相关的碑刻六种，如下：

会昌元年（841）十月二十四日撰并刻《郭良及妻张氏合葬志》；

会昌四年（844）七月二十八日刻《苗缜墓志》；

大中七年（853）十月十三日正书《华君妻张氏墓志》；

咸通六年（865）十月六日刻《崔行规妻郑娟墓志》；

咸通九年（868）十月十三日篆盖并刻《崔行规及妻郑氏合葬志》；

干符五年（878）十月二十三日刻《韩绶墓志》

则可知韩师复撰书刻碑八种，刻者七种，撰文者一种，书丹者一种，篆盖者一种，可见韩师复并非简单刻工而已，此人不但通文墨，还善书法，精文字，不少碑刻自撰自刻，是难得的全才。